

另一种忠诚

□ 撰稿 | 薄荷

蓝色山峦将一片长杨映成明晃晃的寒骨白，树下颠沛困顿的少主把忠臣遗骸拥入怀抱，鲜血殷红，泪水滚烫——《王国》第二季这个颇具图案美的镜头，一时间令我忘记自己在看一部僵尸片、一部宫斗剧，一部网飞出品、节奏屡屡慢到令我不大习惯的韩剧。

先前的热评纷纷表示本剧是僵尸外壳、宫斗内核。刷完第一季，倒感觉僵尸与宫斗都是这个故事的表象。《王国》惊悚部分有限，从妆容到特效不过应景而已，明显并不打算往恐怖片的路子上招呼。至于被热炒的宫斗剧情，到底也没看出怎么个斗法儿。斗不起来的关键在于，主力大反派国丈和皇后都缺心眼儿。

反倒是世子被迫出逃的故事很好看，从难脱纨绔习气的贵族子弟到沉着果敢的一方之主，活脱一出简版的晋公子重耳之亡。虽然是正面人物，难得在他身上倒更细微真切地透露出权力欲对人的侵蚀——令观众体会到，可怕的并不止是越来越多、破衣烂衫、攻击力时强时弱、打法极为单一的怪物。在那个癫狂的世界里，贵胄翻手为云覆手雨，献祭的还是小民的血肉。“恶向胆边生”竟然如此轻易，人性给摧折得极为脆弱，像残阳随时可能被黑夜吞噬。

阴森气氛如丝如缕，错综复杂的细线终于编织成巨网，铺天盖地，无贵无贱，牢笼一切。突然想起《狂人日记》“只看见两个字是‘吃人’”，《王国》简直像是这句名言的真切图说。

除了整体气氛，《王国》最吸引我的，是忠诚。

对“忠诚”这个概念，早先的观点挺实际的。孟子说，君事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言下之意，如果君主失礼，则臣子可以不忠。可能



是这种讲条件的忠诚观听着不大过瘾，所以后来忠诚的概念里就混进了任侠。从“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”，一直到《水浒传》里头阮小七拍着脖颈子的解说：“这一腔热血，只要卖与识货的！”一眼望去，尽是慷慨激昂。你对我有一点好处，我对你便披肝沥胆。《王国》之中的左翊卫对世子就是如此，他被迫的间谍行为，只更加巩固了他的忠臣形象。

然而我对这样的忠诚，总有点隔膜。一种令人动容的品质，首先不应该来自——像《无间道》里刘德华说的——“有得拣”。左翊卫若不忠于世子，便是失职，更不要说世子早年对他流露出的那些施恩姿态，相当真实，也相当残酷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你不去死谁去死。自然这是一种气节，但是这气节里也有非常现实的痛苦成分。

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另一种忠诚：医女裴斗娜的忠诚。倘若我们相信“中心为忠”，那么裴斗娜忠得很忠。早在故事初起形势不明的时候，她就直接指责爱慕她的县尉大人因为怯懦而对世子不忠，自己则一直毫不退缩地支持世子。《王国》特别漂亮的一点是没有给裴斗娜加进任何恋爱情节，甚至直接将县尉对她的表白戏作为调节气氛的欢乐梗：“我愿意照顾你一生一世。”“从您的脉象上看，您可能有淋病。”感谢编剧的决绝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温柔、坚韧、勇敢的姑娘，在一片苦海里自存、救人，顺便事业有成。她对世子并不是你依我依的爱悦相从，也不是投桃报李的恩义交换，她只是信任他，愿意和他站在一起。如此而已。

归根结底，人是忠诚于自己的信念。明了这一点，才会不再纠结于那些或大或小、难下心头的不确定。📺

